



一场罗生门，谎言丛生；一段案中案，步步疑云。

凉风
薄暮
著

婚礼现场
新郎离奇失踪

众说纷纭

她和他，游走其中，生死未卜。

玫瑰

如果
你的眼睛和记忆
都在欺骗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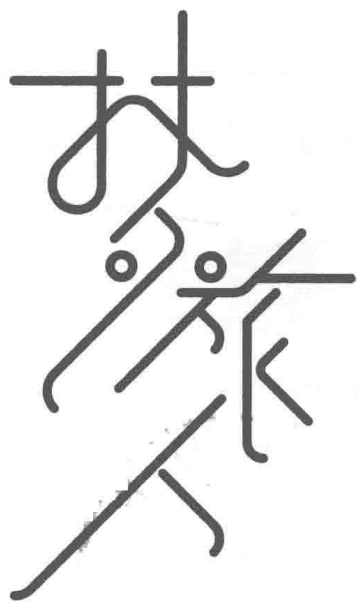
你还会选择相信什么

遇见她之前，他是将死的困兽。

她是他的最后一块拼图，使他完整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凉风
薄暮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旅人 / 凉风薄暮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594-1822-7

I. ①梦… II. ①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4403号

书 名	梦旅人
作 者	凉风薄暮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罗 婷 易思嘉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易思嘉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印刷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68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8年4月第1版,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822-7
定 价	36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(

Intro: Whale 52 ————— 001

Chapter 1 血色婚礼 ————— 006

●

Chapter 2 Omelas ————— 138

Chapter 3 残暴的欢愉 ————— 207

●

Outro 两个世界：结束与新生 — 290

彩蛋 ————— 308

●

Skit: 小剧场 ————— 309

后记 ————— 313

Intro:
Whale 52

这不算一场极尽奢华的婚礼，然而现场布置，已经足够叫人眼花缭乱。

屋子里人很多，嘈杂吵闹，还有些闷，顾久从门口位置往外挪动，终于，走了出来。

她往前走了没多久，又停下脚步，低头在包里胡乱地翻着，下一秒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动作一顿，拉好拉链，眉头微微蹙着。

她想抽烟。

顾久打算转身折回去，想了想，最终还是作罢。

酒店里，空气越来越闷，她加快脚步，想要出去透透气，转移注意力。

她向前走了没两步，忽然，有人递了一支烟过来。

夹着烟的手指很漂亮，白皙修长，指甲修剪得很干净，视线往上，是一枚精致的方形袖扣，小小一枚，光泽温润。

顾久抬起头，对上那人的脸庞。

眉骨偏高，显得一双眼睛尤为深邃，鼻梁很挺，薄唇，他有一张比那双手还要令人惊艳的脸孔。

“我戒了。”顾久看了一眼男人递过来的烟，别开视线，做了个极短促的呼吸。



男人望着她，没拆穿，收回手，香烟仍然夹在指间。

再次做了个短促呼吸，顾久绕过他，径直往前走。

“小九，好久不见。”

身后，蓦地响起他的声音，像有一枚不起眼的小石子投入湖中，荡起极小的水花，又很快沉了下去。

转瞬，静谧无声，好似刚刚的一切只是错觉。

他声音低沉，尾音有些沙哑，有几分“烟嗓”的味道。

几步之外，顾久听见他的声音，身体微微一僵，此时此刻，仿佛血管里全部的液体都凝固住了。

很久以后，她缓缓转过身，视线直直地落在他脸上。

“程聿舟，好久不见。”

顾久看着对面的人，眼里除了冷漠再无其他情绪，脸色却已经变得难看，下一刻，她抬起右手冲他竖起中指，动作不急不缓。

她五官十分美艳，透着几分冷淡气质，分明是个粗俗的动作，不适合端庄淑女，由她做出来却不显粗鄙。

那一指后的表情，三分冷艳，五分轻蔑，隐约还有两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

刚刚一切落在程聿舟眼里，后者只是勾了勾唇，似乎顾久此举，早在他意料之中。

“看见陆凯了吗？”

“有人看见陆凯了吗？”

“陆凯、陆凯……陆凯！”

周围安静的气氛突然被呼喊声打破，有熟悉或陌生的人，都在呼喊着同一个名字。

有人不经意间撞到顾久的肩膀，立刻停下问她：“看见陆凯了吗？”

今天婚礼上的新娘，是顾久曾经的同事周梓苑。

一年前，两人同为康仁心理医院的心理咨询师，后来顾久出了国，周梓苑一朝嫁入豪门，也辞去工作。

顾久和周梓苑两人，关系谈不上亲密，以她的性子，之所以愿意参加婚礼，大概是因为，一个人待着更难克制烟瘾。

至于刚刚别人口中高呼的名字，正是今天的新郎——陆凯。

“没有……”顾久摇摇头，眼看对方要离开，脑子里忽地晃过一个念头。

似乎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。

等她回过神来，眼前已经没了程聿舟的身影。

顾久不在原地停留，转身往回走，走廊上不断有人群涌出，时不时会碰到她。

终于到了宴会厅门口，她缓了口气，又险些撞上迎面而来的男人。

顾久反应很快，抓住了那男人的胳膊，稳住自己的身体。

男人小臂肌肉紧实，线条一定也很漂亮，好似还有微微的热量，透过衣服传到她手心。

顾久微微走神，只是，当她视线对上男人眼睛的瞬间，就像是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，迅速甩开手。

又是程聿舟。

婚礼宴会厅里，和刚才热闹的氛围不同，气氛变得紧张而混乱，人群中穿梭着的最抢眼的那个，是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周梓苑。

衣香鬓影，周梓苑仍然成功抢了大多数人的眼球。

她满宴会厅奔跑，不知疲倦，跟在她身旁的，还有伴娘团和四散的伴郎团，宾客们也早已乱作一团，四下寻找新郎。

顾久收回视线，和程聿舟对视一眼，没说话。

“陆凯的手机打不通，人也找不到……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说话的，是新娘周梓苑，她双手抓着婚纱，五官似要拧作一团，心慌意乱，“怎么可能一上午没有一个人见过陆凯呢……”

“嫂子你别急，我们再去找，肯定能找到二哥，你放宽心。”出言安抚周梓苑的，是伴郎团其中的一人，说完，聚在周梓苑身旁的几人再度散开，继续刚才未完成的工作。



“一上午没有一个人见过陆凯。”顾久看着周梓苑的背影，耳边回想起她刚才的话。

今天是陆凯和周梓苑举行婚礼的日子，怎么可能一上午都没有人见过陆凯？

“如果今天上午陆凯没有在酒店出现过，自然不会有人见过他。”程聿舟不知什么时候靠近了她，只一句话，就解开了她心中的疑惑。

他语调随意又散漫，好似不过随口一说，又好似在暗示什么。

总之，这件事说来太古怪。

伴郎团的人早上应当是同陆凯一起来的酒店，但是之后，就没人知道陆凯的去向。

在场这么多人，新郎今天本该是最显眼的人，结果却成了透明人一般，直到仪式举行的前一刻，新娘才发现新郎不见了。

忽听得一阵巨响，紧接着“哗啦啦”声连绵不绝，桌上碗碟、酒杯顺着倾斜弧度砸落在地上，片片碎裂，一地狼藉。

顾久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，大约是刚才有人为了找陆凯走得太急，不小心撞倒了旁边的桌椅。

深色红酒液混着破裂碎片散落在被歪斜的红毯上，极为刺目，好似预言家提醒众人此乃不祥的预兆。

两秒过后，红毯一角被程聿舟倏地掀开。

红毯之下藏着一块深褐色印记，看起来像是刚才红酒的色泽透过厚厚的红毯印到了地上。

程聿舟看着红毯下的印记，眼眸微微眯起。

是血迹。

他的动作吸引了在场众人，原本嘈杂混乱的宴会厅，霎时间安静了下来。

“红毯底下这是……红毯这么厚，酒液不可能渗得下去，这不会是……是血迹吧！”

围观人群中，忽然有女人发出尖叫声。

最后三个字音落下，女人的声音已经有些变了调，甚至开始发颤。

“陆凯找不着人，红毯底下又有血迹，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……”

宴会厅里，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，内圈的人纷纷被吓退，而在外围看不清楚情形的人，却好奇地伸长脖子，拼命想要凑近，好一探究竟。

好奇心，和食色欲望一样，是人类无法克制的本能。

引起骚动的程聿舟，早已经从人群里脱身而出，在距离顾久一步之遥的位置停下：“陆凯昨晚已经遇袭了。”

他声音压得有些低，像是说给她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顾久微微一愣，视线越过围观人群，投向红毯方向。

如果那摊血迹被证实是陆凯的，也就是说……



Chapter ①

• 血色婚礼

“宴会厅是提前一天布置好的，红毯下面的血迹如果被证实是陆凯的，那说明他昨晚就已经遇袭了。”

顾久身后，响起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和程聿舟几乎异口同声。

“哥。”她转过头，视线对上顾靖扬深沉的眸子。

顾靖扬是顾久的哥哥，比她大了六岁，男人棱角分明又硬气的一张脸上，却有着一双桃花眼。他同顾久一样不爱笑，眼里少了桃花眼特有的勾人气质，倒透出几分男人成熟的魅力。

顾靖扬瞥她一眼，拍拍她肩膀，示意顾久留在原地，紧接着拨开人群，走向被掀开的红毯。

“警察……”

顾久注视着人群中央挺拔的背影，耳边是顾靖扬的声音，沉稳有力，让骚动的人群稍稍安静了几分。

现场迅速被封锁，另一边，顾靖扬通知了刑警队的人赶过来。

很快，被封锁的宴会厅里陆续有人从外走进来，最后进来的年轻男人个子高挑，外表十分惹人注目，几乎是从他踏入宴会厅的那一刻起，目光就落在了顾久身上。

感觉到仿佛有人在看自己，顾久转头瞥了一眼，年轻男人却已经

收回视线。她倒没在意，垂眸盯着眼前的白色地砖，说不清是在思考还是在发呆。

“顾队，是人的血迹，详细的情况，还要回去再化验。”

安静的房间里，忽然响起声音，吸引了顾久的注意力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，不可能的，陆凯不会有事……”一身白色婚纱的周梓苑站在那里，眼睛死死盯着地面上的血迹，连连摇头，拒绝相信眼前的事实。

眨眼之间，喜事变噩耗。

其实人生就好像等彩票开奖，悲喜往往只在一瞬间，只不过谁都猜不准下一秒到底是喜是悲。

“我认识你，你是顾久的哥哥。”周梓苑忽然注意到顾靖扬，伸手紧紧抓着他的胳膊，像溺水之人揪紧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“陆凯不会有事的对不对，我昨天晚上还见过他，今天早上四个伴郎都见过他，地毯下面的血，不可能是他的……”

最后，她的声音里隐约带了哭腔，无助至极。

她极力否认，是因为心中已经相信有悲剧发生，却实在不能接受。

顾靖扬看着周梓苑一副摇摇晃晃，仿佛随时会晕倒的模样，伸手扶住她，面色未改：“目前一切还在调查中，周小姐，你最后一次看见陆凯，是在什么地点？具体什么时间？”

周梓苑低着头，哽咽半晌，再次抬起头，通红的一双眼睛含着泪意，撑着最后一点气力道：“昨天晚上大概七点多，我们在天阶广场见过，陆凯当初就是在那里向我求婚的，后来他开车把我送回来，大约九点不到我们就分开了，具体时间我没有留意。”

她顿了顿，情绪仍然不稳定，却总算比刚才稍稍缓和一些：“我家离办婚礼的酒店太远，所以前一天晚上就在酒店住下了，贺宁也没有接新娘的习俗，再加上……”

“陆凯身体不大好，”周梓苑说着，音量比刚才压低几分，“所以在酒店里，也没有什么撞门抢新娘的环节，我和陆凯，只是想办个



简单隆重的婚礼，请亲戚朋友过来聚一聚。”

陆凯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又是陆家独子，向来受到过分保护；另外，陆家是贺宁有头有脸的家庭，陆母要强好面子，所以周梓苑说到这里，刻意放低声音。

“原本婚礼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，结果到处都找不到陆凯，我今天一早上都没有见过陆凯，不过他的几个兄弟，他的伴郎团，早上是一起和他过来的，喏，周岳，就是那边那个……”

周梓苑抬手，指了指不远处穿西装的男人：“周岳刚才告诉我，早上他们兄弟几个到了酒店之后，陆凯说昨晚没睡好，就去房间里休息了，应该一直没出门，谁知道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才发现到处都找不到他。”

周梓苑话音刚落，顾久习惯性挑眉。

“这红毯被翻过来了，不好说啊，没准……”

未出口的后半句，应该是——没准是个命案。

不知道从哪儿飘来一句话，钻进了顾久的耳朵。

其实是一句音量小到几乎让人听不见的话，偏偏顾久听力极好，一字不差，听清了那句话。

她扭头，望着周梓苑刚刚指的伴郎，面容平静。

假设，陆凯真是昨晚就遇害了，四个伴郎怎么可能在今天早上还能和陆凯一起从家里出发来到酒店？

人分明昨晚就已经死了，那伴郎团又是和谁一起来的酒店？

更叫人不解的是，如果陆凯果真是昨晚就遇害了，怎么可能直到第二天婚礼即将要举行的前一刻才有人发现？

陆凯的家人没有察觉，伴郎团没有察觉，宾客也没有察觉，一个人凭空失踪，竟然没有一人发觉。

陆凯失踪，从头到尾，无法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。

“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，理由其实很简单。”

熟悉的嗓音悠悠入耳，华丽的“烟嗓”，尾音是程聿舟惯有的低沉。

“查案是警察的事情，程聿舟不如尽早在现场物色一名委托人，以程聿舟的成名战而言，凶手找上你的机会很大。”

她讽刺得直白，声音透着凉意，却比刚才哑了几分。

三年前，程聿舟因贺宁市“首富杀妻案”声名鹊起，作为当初“梦幻律师团”资历最浅的律师，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替首富潘伟良成功翻盘，事后很得潘伟良赏识，成首富座上宾，惹来多少人或艳羡或唾骂。

对于顾久的嘲讽，程聿舟一笑置之。

他个子很高，站在她的右后方，垂眸就能够看见她白皙的后颈，甚至还有低领衬衫下起伏的弧线。

程聿舟的目光就那样坦然地落在顾久身上，没有丝毫躲闪，像是在欣赏画廊里的一幅名作，没有任何邪念，只不过那双原本就勾人的眼睛，此刻愈加显得深邃。

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，坦荡地将欲望写在眼里，却又看起来似乎浑不在意。

“小九，我从不撒谎，至于他们，或许都在撒谎。”他说完，从她身边走过，没有再做停留。

程聿舟离开之后，过了很久，顾久仍留在原地，垂在身侧的手，蜷缩着轻轻颤抖，迟迟没有松开。

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，理由其实很简单——那便是，所有知道真相的人，都在撒谎。

原本简单的谎言被无限放大，到头来，变得大到足够蒙蔽所有人。

宴会厅的角落。

顾靖扬微微眯起眼睛，看着对面的程聿舟。

他对程聿舟的印象，还停留在一年前，顾久当众将烟头捻灭在程聿舟的领带上。

“陆先生曾经是我们律所姜律师的委托人。”程聿舟说话间，冲



着顾靖扬身后的某个方向扬了扬下巴——他示意的是姜淮，律所的执行合伙人。

他在解释，今天参加婚礼的原因，同时划清了一道界限——他和新郎并不熟悉。

事不关己，轻描淡写地撇清关系，典型的程聿舟做派。

顾靖扬转过头，顺着程聿舟示意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点点头。

“我大约一个小时前到婚礼宴会厅，这段时间里没见过陆先生。”对于顾靖扬接下来的问题，程聿舟熟稔于心，回答干脆利落。

话音刚落，程聿舟递了一张名片给顾靖扬：“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顾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”

这一次，他说完便转身离开，径直冲宴会厅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从程聿舟和顾靖扬开始交谈的那一刻起，顾久的目光便一直停留在两个男人的身上。

直到现在她眼前，只剩下程聿舟。

他的步伐不急不缓，一双幽深的眸子锁着她，一步步朝她走来。

顾久眼看着他要堵住自己面前的路，打算绕开。

她并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。

“小九。”程聿舟轻易捉住她的手腕，低头看着她。

程聿舟个子很高，一米八八，足够将大多数人比下去，总会让人无端生出一种压迫感；他从前也喜欢这样低头看她，像是下一秒开口的时候，就会吻上她。

“这么好的领带，毁了真是可惜了。”顾久任他捉着手腕，没甩开。

她仰着头看他，笑意明媚，似乎并不在意和他保持这样暧昧的姿势。

顾久的目光顺着程聿舟性感的下巴往下移，最后，停留在他的领带上：“是不是？”

一声极低的笑声，从她耳边滑过，抓不住。

“就这么恨我？”程聿舟说着，食指轻轻点了点顾久心口的位置，

“小九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怪物？”

胸口被他指尖触碰，顾久顿时浑身僵硬，美艳的脸庞瞬间变得苍白，只有唇上尚存最后一点血色。

“程聿舟，你怎么会是怪物？”缓了缓神，她嘴角微微勾了起来，“怪物有血有肉，你没有。”

转瞬之间，他扣住她的手终于松开。

此时，顾久一张脸已经彻底冷下来，眉眼里再无一丝笑意。

和程聿舟擦肩而过的片刻，她目不斜视，直直朝着正前方走去。

“顾队，中控室值机员说，酒店硬盘录像机出了故障，监控录像不能回放。”

熟悉的声音再度钻入顾久耳中，虽然那个人已经刻意放低了音量。

“监控录像出了故障？”这个声音，是顾靖扬发出的。

他说完，陷入沉默，没再说什么。

新郎陆凯在酒店失踪，而监控录像恰好出了故障。

从昨天晚上九点之后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见过陆凯，除了伴郎团。然而伴郎团的四人，却说早上是和陆凯一起开车来酒店的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过了好半晌，在场的宾客基本被逐个问询了一遍，除了伴郎团成员。

伴郎团的四个男人，被留到了最后。

第一个被问询的伴郎，叫周岳，也是之前寻找陆凯的过程中，出言安抚周梓苑的人。

他个子不算高，中等身材，长相称得上周正，头发梳理得很整齐，脸色是伴郎团里最难看的一个。

“今天早上我们哥们儿几个，大概八点多从二哥家出发，到酒店的时候，我还特意看了眼时间，应该是九点半。”周岳口中的二哥，正是陆凯。

他和陆凯的交情应当很不错，同新娘周梓苑也很熟。

“二哥在路上就没什么精神头，他说是昨晚没睡好。”周岳垂下眸子，顿了顿，“我们还说呢，这是要办大事儿了，难免紧张的。不



过二哥一向身体不大好，我们也担心他别到时候有什么……所以到了酒店之后，就直接陪着他去套房了。我们几个是看着他进去的，等他睡下了才走的，谁知道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周岳语调越发沉重。

“从陆凯家到酒店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见过陆凯？”穿着便衣的年轻男人问道。

“就我们四个伴郎。”

“陆凯的母亲和其他亲戚朋友，都没有见过他？”年轻男人追问。

周岳皱着眉头，“嘶”了一声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

“其他人有没有看见二哥我就不大清楚了，不过阿姨应该没见过二哥，二哥父亲早几年得病去世了，阿姨是个女强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一个家都是她在撑着场面。今天早上，阿姨早就从家出发来酒店了，后来又一直忙着招呼客人，一上午忙得根本脱不开身，还是我从套房里出来的时候碰见阿姨，跟她说二哥在休息。”

年轻男人的目光在周岳脸上停留了几秒，然后转向另一个地方，最后收回。

“你和陆凯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跟二哥多少年的好兄弟了，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交情……”周岳的眼神有短暂的凝滞，眼底黯淡无光，“谁承想婚礼上会发生这种事情……”

“梓苑，梓苑……你醒醒啊！”

安静的宴会厅里突然响起惊呼声，房间里的人齐齐拥向某一处，顿时乱作一团。

原来是周梓苑支撑不住晕倒了，对周岳的问询，以这样一段插曲的发生而暂停，至于周梓苑，则是立刻被送去了医院。

穿着便衣的年轻男人结束了和周岳的交谈，朝顾久的方向走了过去。

等终于走到顾久身边停下时，他却没去看顾久。

两人像是闹着什么别扭。

顾久和他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，没人主动开口，到最后，还是他先受不了这样的僵局。

“烟瘾又犯了？”

顾久轻笑一声，转过头去看他：“我还以为，你不打算理我了。”

“你这么别扭干什么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真喜欢我。”顾久一双眼里含着淡淡的笑意，目光流转，话里带着三分调侃。

眼看着年轻男人的脸颊微微泛红，表情有几分别扭，她收了笑，不再逗他，问道：“郁南，有烟吗？”

下一刻，男人终于转过脸来。

那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庞，看起来甚至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，五官很精致，甚至可以说秀气得有些过分。

然而对于这样的五官，他似乎并不满意，刻意将头发理得极短，要证明自己不是花架子，带着几分男性的硬气，却又隐约透着少年的叛逆。

他像刚刚展翅预备离巢的雏鸟，稚气未脱。

郁南是顾靖扬队里最年轻的一个，比顾久小两岁，常常被刑警队的人调侃，说他喜欢顾久。一来二去，顾久只当听了句玩笑话，全然不放在心上，可是今天郁南不知是怎么了，面对她的时候，总有几分别扭。

郁南盯着顾久的眼睛看了两秒，最后嘴角勾了勾：“顾队说了，不让你抽烟。”

“你倒是挺听他话的，”顾久拍拍他的肩，眼里笑意不减，“等会儿我就去告诉他，我抽的烟，都是你偷偷给的。”

周岳的问询结束之后，伴郎团还剩下三个人——邓仲明、叶信辉和吴智。

三人里，邓仲明外表最为出挑，身形高大，言谈举止带着隐隐的

